



[日] 菊池宽

桂珮君 译

珍珠夫人



公司

珍珠夫人

[日] 菊池宽

桂珮君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菊池宽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珍珠夫人/(日)菊池宽著;桂珮君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1.1
ISBN 978-7-5470-1280-2

I. ①珍… II. ①菊… ②桂…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0250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7.25

出版时间: 2011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作者: (日)菊池宽

译者: 桂珮君

责任编辑: 陈丹

特约编辑: 赵海萍

装帧设计: 朱君君

ISBN 978-7-5470-1280-2

定价: 20.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23284627

传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编辑推荐

菊池宽（1888～1948），生于日本香川县高松市，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英文科。他和芥川龙之介共同创办了第三、第四期《新思潮》杂志。早期，菊池宽主要从事戏曲创作。代表作有《屋顶上的狂人》、《海上勇者》以及《父归》等，创作中曾受英国剧作家的影响。

1920年，在“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两大报连载小说《珍珠夫人》，开创了日本大众文学风潮，一时脍炙人口，历久不衰。2002年，日本富士电视台制播连续剧，造成空前轰动，小说再度狂卖，大众读者争相阅读。

在《珍珠夫人》中，菊池宽融合东方文化美学与西方文学技巧，透过一个少女悲惨的短暂人生，写实勾勒出当时社会独特的人文气氛，故事高潮迭起、戏剧张力十足，是一本不朽的动人作品。《珍珠夫人》的成功，使得菊池宽成为广泛的社会流行作家，也成为推动一般文学创作者的社会地位向上提升的强大动力。

菊池宽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位不平凡的、创造新时代的人。1923年，成立日本出版界最具影响力的“文艺春秋社”、创办“文艺春秋”文学杂志。1935年，创设日本两大文学奖“芥川奖”（纯文学新人奖）、“直木奖”（大众文学中坚作家奖），后来增设“菊池宽奖”，为提高日本文学的地位不遗余力，功不可没。

菊池宽的剧作情节设计新颖，结构严谨，在当时戏剧界很有影响。1924年，田汉将他的《父归》等四部剧译成中文，以《日本现代剧作第一集》为名出版。鲁迅先生翻译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

话》是菊池宽早期写的短篇小说。作者在《三浦右卫门的最后》中，揭露和讽刺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

菊池宽于1948年，因狭心症病逝，享年六十岁。一生成就辉煌，曾任职“时事新报”记者、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创办人）、东京市会议员、文化学院文学院长、日本文学报国会创立总会议长、大日本著作权保护同盟会会长……被誉为“日本文坛太上皇”。

[怪奇车祸]

1

火车驶离大船后，信一郎越来越坐立不安，抵达国府津还有五六站，逐站都停，他等待的心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

他恨不能即刻见到静子，温柔地爱抚她，满足她对他的渴求。

六月初的季节，沿线起伏延绵的山和树，像失去了活力的少年，沉缓乏力地向车窗后慢行，只见散落几处，刚种下的树苗青葱点点，在初夏的风中摇曳。

通常从箱根到伊豆半岛温泉的旅客，必定挤在二等车厢里畅饮一杯，或许正值春夏交替，也非最适合泡汤，再加上下了一星期的雨，此时完全看不见这般情景。只有一对看来像法国人的夫妇，带着一位看来像是他们儿子、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年，占据了车厢的一角。信一郎注意到这少年像雄鹿一样纤细的手脚和他用温文而雅的姿态倾听父母的交谈。

阳光变阴暗了，随着火车前进的方向，隐约中的相模滩宛如泛着黑光的银带沉淀着。刚才还清楚可见的天城山，在不知不觉中被涂上灰色，不见了踪影。它和相模滩相交的水平线中间地带，饱含丰沛雨量、阴郁的云，低迷徘徊着。时间已是午后四点。

“静子一定等累了！”当他这么想，就越觉得火车的转动变得更迟缓，脑海浮现起在汤河原等他的年轻爱妻，那石竹色滑润的脸颊绽开的笑容，端庄的唇的线条，不算高挺却优雅的鼻子。不过真正令他心动的

是她羞怯的模样，每次想到，信一郎的神情就松弛下来，不自觉地露出爱抚的微笑。他突然惊觉自己的表情是否被人看到，不好意思地望了望车厢内。然而，除了法国少年在这时大叫一声“妈妈”外，其他人似乎都沉静在自己的思绪中。

此时，火车轰隆隆地驶向近海的松林。

2

倚在汤宿的栏杆旁，等得略显倦容的静子，随着火车轮子的转动，时而出现时而消失。想想三个月前，和静子在乡下举行婚礼，上东京途中经过奈良、京都停留数日的甜蜜时光，让他感受到得到静子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她处女般娇羞和纯净，共同生活中对他完全信赖，随着时日的流过，她宛如刚被发掘的宝玉，逐渐显露出美丽特质。

“才分开一个礼拜，就这么难耐地想见她吗？”他在内心问自己。

对新婚不久的信一郎来说，一周看似很短，却长得像三个月。当静子患了急性肺炎，医生建议她前往温泉治疗时，信一郎感到即使只是分离一天半日，都令他有难忍的寂寞。为了婚事，他已向公司告假两周，也实在没什么理由再请假。上周日，他陪妻子和侍女一起来到汤河原，当天就马上折返东京。

今早刚收到静子的信，知道她大体已经痊愈，便急着赶来探望，说不定可以接她一起回家。或许，她会到车站来等？不！静子不像是这样的女人，她只会安静等待。她会倚靠在旅馆的二楼栏杆，直盯着藤木川上的木桥，每当马车、汽车或任何让桥发出声响的交通工具经过时，她会怦然心跳，以为他来了。

信一郎对爱妻的种种想象，突然被锐利的汽笛声所划破。他把头伸出车窗外探看，从松树林间，飘着国府津特有的浓浓味道的海，在傍晚的微弱光线中闪动着。

好像秋末的季节，放眼所及，无论是海或陆地，都抹上萧条的色彩。当他意识到这里就是国府津时，突然苏醒一般，从座位上弹跳起来。

3

火车停靠月台之后，稀稀拉拉的乘客争抢着走出车厢。抵达终点的列车，倒像被清洗过，空荡荡的。

信一郎为了整理一下自己，成了最后下车的人。他走出剪票口，站前广场往汤本的电车刚刚开走。

想起那每站必停的慢吞吞的电车，到了小田原还得再转小火车，然后行驶在左边是海、右边是山的狭窄悬崖上、像一条蜈蚣慢慢蜿蜒的小铁路上。想到这里，他想去追赶电车的脚步就迟缓下来。到汤河原得花上三小时。下车后，再搭乘乡下的马车摇晃三十分钟，抵达目的地一定是晚上十点左右了。当他感受到，此刻对静子的挂念，胜过刚才的十倍二十倍时，完全失去了追赶电车的勇气。有一位高个儿大汉朝他走过来。

“要不要搭车？先生。”他问。

仔细一看，这个男的头上戴着富士屋汽车的帽子。信一郎像得救似的停下脚步。心里已经在盘算要付多少车资，但他的脸上却不动声色。

“好啊，如果便宜的话！”他从容答道。

“您到哪儿？”

“汤河原。”

“十五元！通常要收高一点，因为是我主动找您的。”

一听十五元，信一郎想搭车的冲动完全丧失。他并不穷。前年从法律系毕业，进入三菱公司，现在的薪资待遇相当不错，再加上家族产业的某些收入，一个月入账五百元左右。但为了缩短两三个小时到汤河原而花费十五元，实在太浪费了。

“算了，搭电车去就没事。”他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截然不同。他向穿着西装的高个儿男人挥挥手，作势要前往搭电车。不过，司机也很坚持，并不打算放他走。

“请留步！再跟您商量一下，有一位客人要到热海，您能和他共乘吗？这样价钱就便宜多了。您只要付七元……”

信一郎的心的确动摇了。伸向电车月台的脚，边收回来边问：“那客人是怎样的人？”

4

高个儿司机朝车站正对面的候车室走去，去接和信一郎共乘的客人。

信一郎想反正是旅途共乘，再长也不过忍耐三四十分钟！同乘者感觉不错当然好，万一是个傲慢不堪、暴发户似的来做温泉药疗的男士，他可受不了。

大约过了几分钟，高个儿司机笑咪咪地出现了，在他背后，一位戴着方帽、穿着学生服的学生跟着走来。他意外地发现对方竟是母校的学生，感到特别欢喜。

“让您久等了，就是这一位。”高个儿司机向信一郎介绍。

“您好！”信一郎以轻快的语气打招呼。学生只是低下头，没什么反应。信一郎看了他一眼，立刻被他那高贵的容貌所慑服，对方如果不是贵族也应是名门子弟。那高挺的鼻子、黑而沉稳的眼眸，散发着天生尊贵、与世无争的气质。他穿着一袭名牌外套，手提皮箱的英姿，看来真是潇洒。

“他同意我先送您到汤河原的旅馆，再回头送他到热海。”高个儿司机对信一郎说。

“是吗？真不好意思！”信一郎向学生致意。他们就成为同车乘客。信一郎坐左边，学生坐右边。

“到汤河原大约四十分钟，热河大约五十分钟！”高个儿司机把手放在方向盘上，他们的汽车像要追赶刚发动的电车，发出很大的噪音，朝国府津的市街奔驰而去。

信一郎想到再过四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爱妻的身边，刚才的焦虑和烦躁，立刻一扫而空。身体随着汽车摇动，心情也跟着飞扬了起来。但和他共乘的学生，却把身体蜷缩在角落里，无意识地望着车窗外。

5

车子进入小田原之前，他们只是静默并坐。信一郎对这个年轻人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设法和他交谈。但他那愁眉深锁的模样，让信一郎始终找不到机会。

相距不到一尺看见的年轻脸庞，不知是什么原因，总是带着苍白的脸色，双眸更让人感觉到因某种悲伤而湿润的无力感。

信一郎极力不干扰对方的情绪，但同乘一辆车却始终保持缄默，好像也不太对劲。

“对不起，你一路搭这辆车来的吗？”信一郎问了一个无话找话说的问題。

“不，之前我搭北上列车来的。”学生回答。

“您不是从东京来的？”

“从三保来的。”

“在那边休养吗？”

“也谈不上休养，只是我脑子不好。”说着，脸上覆盖了一层阴郁。

“神经衰弱吗？”

“也不是！”说着，无力地闭上了嘴。似乎暗示着那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学校方面就一直请假吗？”

“是啊！已经一个月了。”

“读文科的话，去不去其实差别不大吧！”信一郎想起刚才看见他的领子上绣着L的字样。

年轻人被问得显出了不悦的神情，再度缄默不语。而法律系毕业、从少年时代就相当亲近文学的信一郎，很想和他多谈谈这方面的事。

“你高中在……”过了一会儿，信一郎又开口问。

“在东京高等学校。”青年一动也不动。

“那跟我一样。不过好像没见过你，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是吗？那真失礼！我是前年高中毕业的，您呢？”

年轻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虽然看似凄凉，但确实是笑了。

“那正好和我擦身而过！难怪我没见过你。”边说着，信一郎从口袋里掏出名片夹，递了一张给对方。

“渥美先生，真抱歉，我没有名片。我叫青木淳。”

6

互相道过姓名之后，彼此之间似乎多了一份相互认同的亲切感。

青木淳是一个非常含蓄羞怯的人，或许正是这种原因，让他有平易近人的个性。得知出自同一所学校后，他立刻表现了对学长应有的礼貌。

“五月十日离开东京以来，已经一个月了。没有目的地走到哪里住到哪里，但哪里都得不到宁静。”青木说。

信一郎认为他这种不定的心情，是青春期常见的对人生的困惑，再不就是感情上触礁。但无论是哪一种，信一郎都不确定是否应该回答。

“不如先回东京怎么样？我也曾因感情受创踏上旅途，上山下海为了寻求解脱，但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却更觉得寂寞难挨，最后无法忍受，只好再逃回都市。我的想法是，当感觉到有什么纷乱发生时，东京生活的混乱和骚扰，其实是比什么都好的良药。”信一郎想起过去曾有

过的一些经验。

“我的情况不一样，留在东京实在令我无法忍受。甚至一点都没有回到东京的勇气。”

青木又陷入沉默。在他内心某一角落，显然受过极大伤害。

车子已经离开了小田原。信一郎察觉时，才发现黄昏的太平洋的白色波浪，沿着高崖拍打，而车子正跟着崖上小火车的线路，快速奔驰着。

路相当窄。右手边是绿叶层层茂密山林，朝面前压迫而来。左边则是陡峭的斜坡，可以看见正下方就是海。崖壁的斜度较缓和的部分，是一片蜜柑园。处处可见盛开的蜜柑花，散发着浓烈的香味，在车子急驶中迎面扑来。

“天黑前能赶到热海就好了。”信一郎再度打破沉默。

“没关系，如果太晚，我想就在汤河原过一晚也行。也不是非去热海不可。”青木说。

“那就在汤河原住下吧！好不容易认识了，很想和你好好聊聊。”

“您长期住那里吗？”

“不，其实我是去接我太太的。”信一郎回答。

“太太？”说着，不知为何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寂寥。于是再度陷入沉默。

车子奔驰着。这是一条相当险峻的道路，但经常往返奔驰的司机，轻松地操纵着方向盘，好像比走在东京的大街上更加畅行无阻。胆大艺不高的驾驶，有时还让他们两位座上客惊吓得猛吞口水。

“是小火车吗？”青木自言自语。车子的奔驰声仍无法掩盖的轰轰声，在山与海间回响，渐渐地接近过来。

轰轰作响的小铁路的火车声，渐渐靠近了。汽车绕过一个山峰，小

火车的黑车头已出现在眼前，不断吐出黑烟，好像是一头什么又老又臭的生物一样。高个儿司机看着这个过时的交通工具，宛如龟兔赛跑中的狡兔，露出把对方当傻瓜的态度，彼此擦身而过时应该减速，他却根本不予理会，一样超速行进，在小铁道和右边的崖壁间飞快奔驰。不过他显然算计错了。由于路面突然变窄，铁轨铺设的位置更加接近崖壁，两者之间的面积容不下一部汽车，当司机察觉不对时，已经来不及了。

“浑蛋！危险！小心点！”火车驾驶员大声怒骂，灌入司机耳中，他完全着慌，瞬间将方向盘朝反方向急转，虽然避免了撞车惨祸，却向道路的左侧偏斜。信一郎喘了口气。一切都在瞬间发生。向左闪躲的车身，由于转向太猛，呈现了几乎要坠崖的姿势。道路的左边稀疏地长着熊竹，再靠边就是十丈高的断崖，急促地延伸向海。

冷静度过第一次危机的司机，在第二次的危机中却失控了。以为他会发疯似的叫骂，没想到却瘫在座位上，他那疯狂的挣扎还好奏效了。托运了三条生命的车身，在急回转后免于坠海。但这个突然的大动作，使得还在前进的车身，接着撞上右边的山壁，冲力相当大。

信一郎听见可怕的巨响，接着剧烈的力量让狭窄的车左右摇晃了两三次。他感觉晕眩，然后意识像暴风雨般地混沌，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过了好一会儿，信一郎终于苏醒过来，才发现自己像一只虾一样蜷曲在车内的一个角落。他起身，抚摸一下自己的头和身体，察觉自己完全没受伤之后，先让自己的眼睛镇定一下，开始找寻应该在一旁的青木淳。

青木的确就在那里，但他的上半身却弹出半开的车窗外。

“喂！喂！”他拼命地叫他。青木不回答，只是不断发出让人心如刀割的呻吟。

[把手表还回去]

1

信一郎使尽力气把青木淳的身体抱进车内，此时，从驾驶座上被抛出路面的司机，也站了起来，他的额头有擦伤的痕迹，脸上看不见一点血色，他胆怯地往车内窥视。

“没受伤吧？”

“混蛋，不是受伤的问题，事态可严重了。”信一郎忍不住怒吼。他深信这次的车祸完全是司机过于粗心大意导致的。

“呃！”司机发出抱歉的声音，搭在车窗上的双手也不断地发抖。

“喂！喂！振作一点。”

信一郎拼命地叫唤，希望青木的意识能清醒过来。但青木只是不断发出低声的呻吟。

从嘴角流出来紫红色的血，不知何时渐渐地越来越粗，俊美的右脸颊也越来越肿胀。这时，信一郎再度对站在那里发呆的司机大声吼道：

“喂！快点折回小田原。快点，否则要来不及了。”

司机好像刚从梦中醒来，坐回驾驶座。但是引擎坏了，前方车轴也弯了，车子动也不动。“没办法，动不了。”司机像一个等待被判罪的人，声音颤抖。

“那就快去找最近的医生来。还有……对了，还要向警察备案。如果可以打电话到小田原的话，请人赶快开车过来。”

司机像失了魂，依照指示，颠颠倒倒地跑走了。

青木的苦痛依然持续。半开的眼睛，只看得见上翻的白眼。信一郎除了将青木的上半身抱起来外，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凝视着似乎离死亡已经不太远的年轻脸庞。

他不禁对自己免于伤痛感到庆幸。但是他不明白窗户为什么会打开，身体就是从那里撞向外面的。信一郎突然想到，刚开始车身差点要朝面海的断崖坠落时，青木一定是想跳车，所以把车窗打开了。如果车子真的坠海，那么死的人可能是信一郎和司机，获救的人或许就是青木了。

但当车身突然转向，信一郎和青木的命运也就在瞬间交换。无意间同乘一辆车的两人，却扮演着活生生的生死剧，分别站在好运与厄运的两端。

想到这里，信一郎对因自己的得救而牺牲的青木，更加了一层怜惜。

突然想起自己的行李箱里有一小瓶的威士忌。让重伤的人喝烈酒有什么帮助，他并不十分清楚，但此刻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他让青木的头靠在座位上，然后打开皮箱，取出威士忌。

2

在青木的口中滴进几滴威士忌之后，不知是奏效了，或者只是巧合，青木发白泛湿的眼眸，开始显露意识的光芒。一直延续的无意义的呻吟，也变成断断续续、开始呈现语言的形式。

“你醒一醒！醒醒！喂！青木！”信一郎使尽全力不断地呼唤他。

青木努力想让眼神凝聚。剧烈的疼痛，似乎让他的魂魄四分五裂，他拼命地想把这些魂魄抓回来。他凝神地看着信一郎的脸，好像终于记起了这次车祸的前前后后。

“怎么样？醒了吗？青木。忍着点，医生马上就来。”

青木的意识清醒后，为这短暂旅途的伙伴所表现出来的热诚，深深

地感动。

“谢谢！”他痛苦地说着，并试图发出感谢的微笑，但过度的疼痛，像肠子绞痛一般，他持续着苦痛的呻吟。

“再忍一下，医生马上了。”

青木似乎想回应他的话，努力移动身体。他好像很痛苦又快要咳嗽，竟然吐出大量的血，喷在从下顎到胸前的衣服上。充血的脸也瞬间转成青紫。

青木淳的脸上出现死亡的迹象。这是内脏因外来的严重撞击，造成内出血，情况已十分明显，对医学一无所知的信一郎，也明白青木的死只是时间的问题。正如青木的脸上逐渐失去血色一般，信一郎的血色也消失了。对旅途中偶遇却马上面临死别的朋友，除了看着竟别无他法。

密云重重地压在太平洋上，太阳不见了。昏暗中的山崖路，看不见一个人影。守着临死的重伤者，信一郎感觉异常的孤独。在呻吟间断的时候，崖下浪花冲洗岩石的声音听来更显凄凉。

吐了血，仰面倒着的青木，突然把头往上抬，似乎想说什么。

“什么事？”信一郎靠近他问。

“我——我的——皮箱！”大概是被嘴巴里的血块哽住，青木喘息着用几乎断气的声音说。信一郎看了看车内。青木的旅行小皮箱就躺在座位的下面。信一郎替他吧皮箱取出来。青木试图伸出双手来接皮箱，但他的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

“你要什么？”

青木动了动唇想回答，但取代言语的是刚才没吐干净的少量的血。

“要打开吗？”

青木想点头，但依然只是意志上的首肯。信一郎伸手想打开皮箱，却发现上了锁，他没有心情去问一个临死的人钥匙放在那里，于是使劲地拉扯，把金属片附近的皮革扯破了两三寸。

“你要什么？”

信一郎以为有什么药物之类的，但青木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

“笔记！”青木的声音微弱地从喉间泄出。

“笔记？”信一郎边怀疑边翻找皮箱，结果在最下面找到了一本大学用的笔记。

青木用眼神示意。他伸手来取，而且试图把它撕破。但他的手却只是滑过笔记的封面，连一张也撕不破。

“丢掉——请丢到——海里！”

他拼命地发出痛苦的叫喊。然后以哀怨的眼神望着信一郎。

信一郎用力点点头。

“知道了，其他还有什么吩咐？”信一郎很大声地说，他的声音里充满着激动，在青木的耳边说着。当然他很想问他有没有遗言要交代，但对一个这么年轻的人来说，他觉得实在太残酷了。但青木急促的喘息声，已到了非这么问不可了。

信一郎的话还是被青木解读了，他有了相对的反应，试图把右手腕抬高。信一郎不解，用手接住他的右手腕，这时感觉到一个又冰又硬的东西。透过微弱的光线，他看见青木手腕上有一块表。

“手表吗？你要把手表怎样？”

因剧烈的伤痛而扭曲的面庞上，出现了另一种悲痛。这和肉体的痛不同——是超过了肉体之痛的——心、灵魂的痛。他那苍白的脸上出现了几丝激昂的情绪。

“把手表——还——还回去！”

“还给谁？还给谁呢？”信一郎拼命地想问个究竟。

“拜托你——拜托你——还——还回去！”

在努力的挣扎下，青木使尽了他在人世的最后一丝气力。

“到底要还给谁？还给谁呢？”